

凌 / 力

中短篇
小说卷

文 / 集

失落在龟兹古道的爱

凌
力
著



【
任
济
陕
西
日
报
旅
游
出
版
社
】

凌 / 力

文 / 集

中短篇小说卷

J247.7
141

失落在龟兹
古道的爱

凌力 著

【经济日报陕西旅游出版社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落在龟兹古道的爱/凌力著. —北京:经济日报出版社,1998.12
(凌力文集·中短篇小说卷)

ISBN 7—80127—536—5

I. 失… II. 凌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461 号

责任编辑:张德仁 王巨川

封面设计:孔晓军 李 凌

凌力文集—中短篇小说卷

失落在龟兹古道的爱

凌力/著

经济日报
出版社出版
陕西旅游

(王府井大街 277 号 邮政编码:100746)

新华书店经销 解放军 7226 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8.75 印张 200 千字

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—80127—536—5/I·41 定价:16.00 元

目 录

火炬在燃烧(中篇小说).....	(1)
失落在龟兹古道的爱(中篇小说).....	(133)
追寻成吉思汗的后代(游记体小说).....	(254)

火炬在燃烧

谨以此书献给
用心灵点燃火炬的老师們

“打人了！”

九月的太阳，带着夏日的余威，照耀在“欢迎新同学”的红布白字的横幅上。墙上的红绿标语、主席台上的鲜花，和孩子们胸前鲜艳的红领巾相辉映，造成了强烈的节日气氛。当然，横幅布显得陈旧，标语纸也很粗糙，但那上面“艰苦奋斗，发愤图强”、“发扬革命英雄主义”的口号，十分鼓舞人心。最困难的一九六〇年已经过去，这是新学年的第一学期。曙光小学的插班生比往年多，这个迎新会就是专为欢迎他们召开的。

甘林老师拿着一张表格，在会场里出出进进，十分忙碌。鬓角额头渗出的汗水，使她不得不常常摘下眼镜，匆匆地擦去镜片上的雾气。她今年三十五岁，因为不胖不瘦，腰板直，体态适中，所以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。普通的军装式蓝外衣，上面翻着雪白的衬

领，在她身上显得挺括舒展、干净爽利；齐颈的短发梳向耳后，一丝不乱，给人以精明能干的印象；鼻梁上那副度数不浅的白边近视镜，不但遮住了眼睛小的缺点，还给她平添了几分知识分子文质彬彬的风度。她是今天迎新会的主持者。

“当，当……”墙上的大钟响过九下。甘林再次向手中的新生名单扫了一眼——还有两个新生没有到，名单上写着：

六年级二班

钟太行

雷 蕾(女)

“这两个学生为什么不来呢？”甘老师暗自沉吟着，视线往下移。下面的班主任一栏，还是个空白。是啊，由谁担任六(二)班的班主任，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下来。

六(二)班，是一个没有形成集体的班级，好像一盘散沙，用水都粘不到一块儿。凡是接触过这个班的老师都知道它是个著名的乱班——而且，乱得古怪。去年，甘林曾当过六(二)班的班主任。绝没有人当着她的面乱打乱闹，但各项工作就是推不动，令她一筹莫展；后来，她因病住院，另一位老师才不得不把这个班接过去。她那时是何等轻松地喘了一口气呀！好像长途行军中忽然扔掉了身上所有的负重一样。现在，新学期开始了，旧有的情况甭说了，就连分到六(二)班的插班生也与众不同，迎新会居然缺席——唉，怎能不叫人头痛！

甘林摇摇头，叹口气，决定不再等了。她迅速而利索地走上主席台，脸上堆满热情的笑容，斯文地大声招呼道：

“老师们！同学们！请大家静一静，咱们开会吧！”

她说话的节奏相当快，但口齿清楚，声音响亮，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。会场上“嗡嗡”的说笑声停息下来，几十双眼睛朝她望

去。

“同学们！新学年开始了。我代表学校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工，向大家祝贺，并对新同学表示最热烈的欢迎！”

礼仪性的掌声掠过会场。掌声方停，楼梯上隐隐传来一阵咚咚的急匆匆的响声。甘林没有注意，继续她的讲话：

“咱们曙光小学的前身，是老解放区的保育学校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经历过几千里的长途行军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。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会热爱我们的学校，爱护学校的荣誉……”

“哗啦”一声，会场的大门被猛然冲开，一个圆脸小胖子几乎跌进屋里来。他踉跄了几步，终于气喘吁吁地嚷道：

“报——报告！新——新生打人啦！”

“什么？”甘林眉毛一扬，把脸转向门口，惊异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新来的插班生打——打人啦！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校门口！”

“打谁？”

“打……打潘胜利！”小胖子瞪着圆圆的眼睛，急急忙忙咽着唾沫，差点儿噎住。

打潘胜利？这真叫人难以相信。潘胜利是六（二）班身强力壮、个子最高的男生，班里谁敢惹他？就像眼前的小胖子吴阳阳这样调皮的、专爱欺负同学的孩子，也都怕他怕得只能整天在他屁股后面转悠，听他指挥。他怎么还会挨打呢？莫非新生比他更厉害？

甘林皱着眉头又问：“新生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胖子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不知道，不知道。”他习惯地抽一下鼻子，突然想起什么大事似地，急忙补充说：

“两个呢！一个男生，一个还是女生！”

会场上顿时席卷过一片惊奇议论的“嗡嗡”声。

甘林沉着脸，心里感到十分不快。不过，当她转身面向会场时，脸上还是那么笑眯眯的。她从容不迫地说：

“大家谈谈，互相认识认识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甘林随着吴阳阳快步走出会场。下楼梯的时候，甘林瞥了小胖子一眼，又习惯地皱起眉头，说：

“你这个邋里邋遢的毛病什么时候才改得了哇！裤腰带又拖下来这么长！快十二岁了……”

她说着，顺手把小胖子拖过膝盖的长腰带给他掖个结结实实。吴阳阳嘻嘻一笑，扮个鬼脸，爬上楼梯扶手，顺势向下“哧溜”一滑，还没等甘老师叫出声，他早已一个屁股蹲儿坐到了楼下的地板上。

在校门口发生的事情

雨后的早晨，空气清新而凉爽。曙光小学门前的大路上，来来往往尽是入学报到的学生和陪同而来的家长。孩子们都尽可能打扮得整齐而漂亮。只是由于秋凉，女孩子不得不用长裤换去心爱的花裙子。可是，也有例外的。你看，那个远远走过来的穿天蓝色背带裙的小姑娘，就不怕冷。她那活泼、健美的身影，惹得许多女孩子对她投去羡慕的眼光。

小姑娘穿着洁白的长袖府绸外衣，白鞋白袜，两条辫子又黑又亮，头上系了两个大大的蝴蝶结。在天蓝色的背带和雪白的衣领之间，红领巾像一朵火焰在燃烧，在跳动。她愉快地走着，步伐轻松而有弹性，显得那么自信、那么自豪。谁都可以看出来，她不认识任何人，可是她对任何人也不感到羞怯和陌生。

一阵呜咽声使她停住脚步。路边大树后的石头上，背脸坐着一个小男孩。他肩膀耸动着，不时抬起胳膊向脸上擦抹一两下。

小姑娘好奇地走过去，忍不住地轻声问：“哎，你怎么啦？”

小男孩停住抽泣，转身站起来，又小又黑的眼睛对小姑娘一瞥，又失望地坐下去。他比小姑娘矮半头，又瘦又小，动作滑稽而灵活，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猴儿巴唧的调皮鬼样儿。米黄色的夹克衫，蓝裤子，白球鞋，红领巾，一身打扮虽然很体面，可是却耷拉着脑袋，撅着嘴，眼睛红红的，一只脚在地上使劲地搓来搓去，神态窝窝囊囊，似乎受了好大的委屈。对小姑娘的问话，他不肯作声，只抽了抽鼻子。

“你肚子疼吗？生病啦？”

小男孩还是不说话，皱着眉，眯着眼睛，用一副执拗的神色打量着对方——对方那张清秀的瓜子脸上，又黑又亮的眼睛正专注地盯着他；两道直眉挑得高高的，透出一股男孩子般的刚劲；高高的鼻梁两侧，撒了一片淡褐色的雀斑；嘴唇又薄又宽，下巴颏微微向前翘着。如果是一张男孩子的面容，那是很漂亮的，但很可惜，她却是个小姑娘……

小姑娘耐心地又问一句：“谁欺负你了吧？”

这句话可触动了小男孩的心。他哭丧着脸，嘴角往下撇，受气包似地憋了老半天，才吭吭哧哧地挤出一句话：

“他……把我的书包……抢走了！”

“什么，抢走了？”小姑娘像被黄蜂刺了下，几乎变了一个人，立刻大声问：“谁？”

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厉而响亮，使小男孩吃了一惊。他往后退了两步，眨巴眨巴眼，连忙小声地说：

“一个大个子……”

小姑娘瞪着他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让他抢？”

小男孩被问得满脸通红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打不过他……”

小姑娘气愤得一跺脚，说：“你这个人，真没用！他在哪儿？走！咱们找他要去！”

一看有了帮手，小男孩振奋起来，指着前面不远的学校大门

说：“就在那儿……”

校门口一侧的大梧桐树下，有一个高个头的男孩子。他穿着深棕色灯芯绒夹克衫，脚蹬崭新乌亮的高腰皮鞋。那又黑又壮的样子，就好像刚从海边回来，晒足了太阳，泡够了海水，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。他拿着一根长长的树枝，树枝上颤颤巍巍地挑着一个草绿色的新书包，正在那儿洋洋自得地又喊又笑：

“哈！哈！哈！新书包……啦！啦！啦！用不着！……”

小姑娘冷不防地冲到大个子面前，声色俱厉地叫道：

“你干嘛抢人家的书包？”

“还我书包！”受气包似的小男孩也壮起胆子喊叫了。

大个子一看眼前这两个人，开始有点惊异，不过随即就笑了，怪声怪调地说：

“啊哈！小嘎巴豆子，搬来个‘丫头片子’当救兵啦？告诉你，咱们都住校，用不着书包，扔掉算了！哈哈哈哈哈！”

大个子有一双细长的、晶明透亮的眼睛，一络头发在宽宽的前额上撇起来，略向下弯的高鼻子颇似鹰嘴，使他整个面容显得既高傲又强悍。

听到“丫头片子”这样轻蔑的称呼，小姑娘冒火了。她一步逼到大个子面前，捏紧拳头，质问道：

“你，讲不讲理？”

大个子眯着细眼，不屑一顾地瞥了一眼比自己矮半头的小姑娘，随即把手里的树枝高高地举起，让书包荡起了“小猴”。他尽情地戏弄着那个小男孩：

“你来够呀！摘呀！猴儿不是会爬树摘桃吗？嗨，学个活猴，来摘书包哇！”

小姑娘和小男孩围着大个子又蹦又跳，嘴里不住地喊：“拿来！”“给我！”可怎么也够不着书包。大个子开心得哈哈直笑。

小姑娘突然绕到大个子背后，猛地一跳，一把扳住他高高举起

的胳膊。大个子吃了一惊，忙把胳膊向旁边闪。小姑娘就势将胳膊压下来，大声地对小男孩下命令：

“快！抢！”

然而，小男孩还没冲上来，大个子用力一甩胳膊，小姑娘就被摔出去好几步。她站不住脚，往后一倒，坐在地上。哎呀！漂亮的新裙子，雪白的府绸衬衫，这下都脏了。小姑娘皱起眉心，捂着蹭得生痛的腿；小男孩吓得呆若木鸡；大个子却扬起脖子大笑，充满了胜利者的狂妄和骄傲。

小姑娘再也忍受不住了，只觉得一股热辣辣的气流猛然从心里升到脸上，刹那间把脸烧得通红。她腾地跳起来，把攥紧拳头的右手慢慢收到背后，盯住大个子的眼睛，狠狠地

说：“你是个坏孩子！坏心肠的家伙！”

大个子一愣，还没来得及收起狂笑，小姑娘的拳头已像子弹似地向他射来，给了他两下。大个子一时手忙脚乱，正要抵挡时，那个小男孩也冲上来，又使绊子又踢腿，把大个子闹了个趔趄。就在这瞬间，书包掉了下来，掉到路边的污水里。小男孩心疼地惊叫一声，小姑娘越加气愤，一边打一边喊：

“赔书包！赔人家的书包！”

大个子边战边退，两个小家伙步步紧逼。

在打斗最紧张的时候，他们三个人谁都没有注意到，一辆乌黑闪亮的吉姆轿车猛地停在他们身边。一个尖细的声音喊起来：

“妈妈快看，哥哥又打架啦！”

司机跳下车来，好不容易才把混战的双方拉开。可是那三个人彼此不服气，还像乌眼鸡似地互相瞪着，呼哧呼哧地喘粗气。

轿车的后门打开了。一位中年阿姨领着一个四、五岁的漂亮的小女孩下了车。她的匀称苗条的身材和俊美而富于表情的面容，她整个的服装的款式和色调，她那风度和气质，都给人以舞台艺术家的强烈印象。她缓缓地走到三个孩子面前，看看这个，望望那个，最

后，盯住大个子，平静中含着严厉地说：

“小利，怎么回事？”

大个子看了小姑娘一眼，强词夺理地说：“她把我的脸抓破了……”

阿姨扭过脸看着小姑娘，不说话，只用聪颖、流转的眼神问道：“是这样的吗？”

小姑娘一点也不含糊，怒气冲冲地把整个事情说了个详详细细。

阿姨温柔地笑了，对自己的女儿说：“小燕，去把车里的红纸包拿来。”

小燕一扭身子，短短的多层粉红纱裙张开了，像一朵盛开的喇叭花。她撒娇地说：“我不！”

妈妈哄着她说：“好孩子，听话，妈妈再给你买。”

小燕慢吞吞地从车里拿出一个小红纸包，按照妈妈眼睛的示意，把它交到了小姑娘的手里。

“小朋友，真对不起！我们家小利爱欺负人，我一定好好管教他。这包糖你拿着……”

“不，阿姨！”小姑娘像烫了手似地，连忙把纸包塞到阿姨手中，慌慌张张地说：“我不要！”

“别客气，你收下吧！你们会成为好朋友的。”阿姨说着，把红纸包放到了“受气包”的衣袋里。“受气包”红了脸，一声不吭，不知该怎么办。

阿姨转向她的儿子，摇摇头，说：“你看，开学第一天，你就又闯祸，爸爸该怎么处罚你呢？”

阿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显得亲切、温和，可是分明又心不在焉。小姑娘一见大个子被妈妈批评了，他的脸上又确实有一道沁血的伤痕，不禁又同情自己的对手了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阿姨，你和叔叔不会打他吧？我妈妈说过，打孩子是不好的。”

这一下，小利的妈妈笑得果真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了。她说：“你不让我打他，你怎么动手了呢？”

“那当然啦！他先抢了人家的书包，又摔了我，我还能不动手？”

阿姨笑得更厉害了。这笑声是赞许？是批评？还是有什么更深、更微妙的感情？……反正孩子们是看不出来的。

甘老师和李老师

甘林老师现在可没有笑容。在学生面前，她是热情的，又是端庄而尊严的。她站在学校门口，冷冷地打量着三个打架的学生。她的目光从一个孩子的头顶移到脚下，又从另一个孩子的头顶移到脚下。孩子们都感觉得到，她的眼睛里充满讽刺的意味。

打架的三个孩子也不由得打量起自己来。唉，真是太糟了！大个子的皮鞋满是灰土和泥水，夹克衫的扣子被拽下来，吊着最后一根细线在胸前打晃；那道血痕简直就像打了架的标志，清清楚楚地挂在脸上，任什么人都可以看到。“受气包”呢？白鞋成了花鞋，头发蓬乱得像一团杂草。最难看的自然是打架最卖力气的小姑娘：她胸前的红领巾斜披到肩头上；鲜艳的天蓝色蝴蝶结早已松散，绞着几丝头发耷拉在脑后；裙子的背带断了一根，雪白的衬衫染上一片黑泥、一片水迹……

“你们……”甘林老师准备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批评这三个学生。但是她的话被人打断了。

“老师，这里的事已经解决了。”

甘林眼睛的近视度比较深，当她专心注视三个打架的孩子时，视力无暇旁及。但她一听到这样温和的声音，忙扭过脸去，看到了路边轿车门口的女同志。她稍微一怔，马上往前走几步，热情地招呼道：

“哟！是文璐同志呀！来送潘胜利吗？”

“对。您——认识我？”被称为文璐的，就是刚才的那位阿姨。她文雅地笑了笑，有礼貌地问。

“哪能不认识呢？不过您有些日子没来了。”

文璐矜持地点了点头，又感慨地摇了摇头，依然是一副笑脸地说：“是啊，工作太忙啊！抓学毛著的宣传，搞传统教育……忙得团团转。”说到这里，她露出更加亲切、更加知心的神采说：“多亏有你们带着孩子，要不，可怎么得了哟！”

甘林是全国解放那年由女子中学参军的。一九五六年她转业到曙光小学当老师，已经五年了。她一向敬仰革命前辈，其中当然也包括像文璐这样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。但是她听到文璐把小学教师的工作说成是“带孩子”，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文璐是一九三八年由国统区到延安去的，先在鲁艺学习，后来作演员、当导演，解放后主持省电台工作，作出了不小的成绩。她自幼家境优裕，从出生到初中毕业，都是由保姆和家庭教师带大的。一九四九年进城以后，她的三个孩子也都是请保姆带的。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，他们知道小学教育的重要，但是对待小学教师，在内心深处总有一点儿轻视的意思。因此，“带孩子”这个说法，可算是她的由衷之言。不过，话刚出口，她就从甘林的神态中看出了一种反应，随后淡淡地一笑，很快转了个话题。她指着三个孩子说：

“他们的事，我处理完了。孩子嘛，只要健康、聪明，淘点气算不了什么。树大自然直嘛！”

文璐的话，畅快而自然。她微笑地看着甘林，却又如同视而不见，使甘林有一种深深的被忽视的感觉。不过，在甘林心里，敬重的感情还是压倒了其他念头，纵然不怎么同意文璐的观点，也还是笑着连连点头。

“哦，还有个。”文璐用拇指、食指和中指轻轻拈起那个弄脏

了的书包，说：“请交给生活老师，送到洗衣房洗洗干净，还给这位小朋友。”

甘林接过书包，连连答应。

“小利这孩子生在老区，自幼体质不好，还请你们多加照顾……哦，同志，你贵姓？”

“我姓甘，叫甘林。”

“好，甘林同志，就拜托您啦！”

文璐说话的口气，使甘林忽然忆起了自己部队的首长。甘林很有些兴奋。她目送那辆黑色轿车，直到它转了弯完全看不见了，才回过头扶扶眼镜，望着自己身边的三个学生。她对大个子点点头：

“潘胜利，没你的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小胖子吴阳阳“噢”地一声欢呼，跳过来拉着潘胜利的胳膊。潘胜利斜眼对小姑娘望了望，嘴角一撇，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，转身走了。可是没走几步，他又改变了主意，躲在校门里面的学生中间，想看看事态的发展。

一见肇事的潘胜利反而先被放走了，小姑娘猛地挺直了身子，一甩脑袋，显然表示出一种抗议。这个不逊的动作使甘林很不高兴。她素来喜欢听话、温顺的孩子，不禁皱着眉头说：

“你们俩是哪个班的？叫什么？”

两个孩子目光一闪，一个抬头回答：“我叫雷蕾。”一个滑稽地皱皱鼻子说：“我叫钟太行。”

“什么？你们就是钟太行和雷蕾？”

两个孩子见老师知道他们，颇有些好奇，眼睛里闪动着活泼的光。但是甘林却又板起了面孔。她把他們叫进校园里，严厉地说：

“插班的新生，开学就迟到，散漫成什么样子？还都是少先队员呢！没进学校门就打架。”

雷蕾脸上激动的表情，反映出她内心的激烈活动。她先是惊异，接着是默默地审视甘老师。在听着甘老师的教训时，不满的神

色从她的眼角和嘴边强烈地流泄出来。她终于低声而倔强地申辩道：

“还分不分谁对谁错？……”

甘林猛地转向雷蕾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雷蕾迅速地看了甘老师一眼，低下头不作声。但是，甘林看得十分清楚，雷蕾的眼睛那么圆又那么大，像熟透了的黑李子一样乌溜溜地闪亮，满含着不服气和顶撞的神情。甘林压不住心头的火气，她最不能容忍学生对自己的不敬和轻慢，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声音说：

“怎么，你还有理啦？一个女孩子，居然动手打架，像什么话！”不少学生围过来，有人嘻嘻地笑出了声。

雷蕾一扭脖子，眼睛望着别处，低声顶了一句：

“男孩子打架就像话啦？”

甘林被噎得脸都白了：“你！……”

“雷蕾同学，怎么能这样对待老师呢？”一个低沉、严肃的声音从雷蕾身后响起来，一位年轻的男老师站在那里。他面容冷静，动作沉着，眼睛不大但很有光彩，话音里充满使人信服的力量。他轻轻地说：“学生守则里是不是有尊敬老师这一条？”

雷蕾不吭声了，学生们也都安静下来。

“哦，李老师。”甘林心里很感谢他为自己解了围，但为了在学生面前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又不好立即表示什么，便问了个不关痛痒的问题：“今天你值日？”

“不，我来找这两位插班生。”他转向两个新生：“钟太行同学，雷蕾同学，我带你们去见见生活老师，把住处先安排一下。”

甘林唉了一声说：“他俩都是六（二）班的，该由他们的班主任来领。可是六（二）班的班主任还没定……”

李老师沉静地说：“刚刚定下来，就是我。”

“啊！真的？”甘老师苦笑着，什么话也说不上来了。